



# 没事

Mei  
Shi

大团  
著



不相信爱情了？

相信爱情但又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？

可你要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
受了时代的嘲弄、命运的苛待，还是想的总比做的多？

一位品过金婚甘冽的老人，讲了这么个故事，

晒晒那些年那些人的爱情观。

谁没年轻过，谁还没爱过……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# 没 事

大 团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· 上海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事 / 大团著. —上海 : 上海大学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671-3411-9

I. ①没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4196 号

责任编辑 刘 强  
封面设计 缪炎栩  
技术编辑 金 鑫 钱宇坤

没 事

大 团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)

(<http://www.shupress.cn> 发行热线021-66135112)

出版人 戴骏豪

\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华业装潢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18.5 字数266千
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71-3411-9/I·527 定价 48.00元

责任编辑 刘 强

封面设计 缪炎栩

郎泾河是长江南岸的一条支流，弯弯曲曲，像一棵累趴了的偌大的万年古松卧身大地，枝枝杈杈，潜入沟沟壑壑，无影无踪。

千百年来，郎泾河水浇灌了两岸无数农田，养育了无数华夏百姓。

郎泾河两岸的村庄，犹如夜空中数不尽的星星，散落在它的两旁。郎泾县是郎泾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县城，辖区占地一千二百平方公里，它因郎泾河而得名。

姜家里是郎泾县里紧靠郎泾河边的一个普通的村庄。不知何时，姓姜的人率先在此安了身，姜家里便刻下了永久的记号。之后，张王李赵，姓氏杂乱，三十多户人家一直沿用“姜家里”这个名字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郎泾河沿岸百姓，历朝历代都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。姜家里人大半是捕鱼人，上岸后，田头疙瘩支几根木桩，搭个滚地龙，垒个黄泥灶，河里岸上的两栖生活便开始了。姜姓人氏自称是道家先祖姜子牙的后代，到底是否属实，历史无法考证。姜子牙本姓吕，名尚，即姜太公。姜太公曾在昆仑山学道，后奉师命下山辅佐周室。八十岁时在渭水边为周文王访得，拜为丞相，后又助武王起兵伐纣，统率许多道术之士，经过与纣军的激烈斗法，终于完成了兴周大业。看来，姓姜或姓吕者都有可能是姜子牙的后裔，这是讲不明白的事。

半渔半农的日子难熬，一首山歌唱道：一张破网无钱补，七尺船板当床铺；脖挂铃铛腰牵绳，只怕儿女掉进河；郎泾渔民寻活路，上得岸来锄把撸；一身鱼腥满身泥，全家嘴巴糊不住。

姜家里人聪明，半渔半农难糊口的情况下，他们寻找别的活路，

“扎纸作”是他们的活路之一。“扎纸作”字眼陌生，然而，姜家里一带的人都熟悉，扎纸作是为死人服务的一种行当，也是道家的一种为死者的祭祀行为。这样看来，姜姓人为姜子牙的后裔倒是有了一个依稀的凭据。

北方人在祭祀死人时用竹木纸张等扎成各种牲畜模样的物件，焚烧给死人享用，纸作则扎成人间的各种生活用品给死人，都是同一个道理。

扎纸作是一种手艺活，看似简单，实为不易。姜家里姜姓人家祖传扎纸作。附近百姓家中有人亡故，需置办纸作，大多找姜家人代为劳作。姜家人经过世代磨砺，扎出的纸作逼真、坚实、挺括、耐看，五颜六色，颇有艺术感。

各种日常用品一件件放置在房间里（房间也是纸作），妥妥帖帖，恰到好处：一幢精美的缩小版小洋房，如用现代摄像技术拍成影片，简直可以以假乱真。近些年，纸作内容有所增加：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电用品和摩托及高档车辆，乃至手机、电脑等都模仿得相似不二。

尽管扎纸作技艺相当精湛，和制作各色彩灯技艺不相上下，但前者和后者是无法相互媲美的，其道理不言而喻：前者是正在被淘汰的迷信用品，后者则正在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姜家里首屈一指的扎纸作高手是姜寡妇。

姜寡妇不是别人，是我亲奶奶。我爷爷是扎纸作的大名人，我奶奶的手艺是她嫁进姜家后向我爷爷学的。

我爹五岁那年，我爷爷因病去世了，我奶奶凭着扎纸作手艺苦熬着。

要是老天帮忙，风调雨顺，地里有所收成，河里有所补偿，扎纸作生意会好些；要是老天作对，老百姓自身难保，哪顾得上为死鬼们想心思。

一堆芦苇、竹竿，用花纸头糊起来的什么“纸作”，烧成一堆黑灰，死鬼们能派上用场吗？天下有谁见过死鬼的模样，只有几个巫婆告诉人

们：死鬼已收到了“纸作”，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
我奶奶扎纸作纯是为了糊口，她从不相信阴间的那些事。我记事起，就听她叨叨：纸作呀，那是迷迷活人的心，让活着的人宽慰，我干的事值啦。

在我奶奶眼里，扎纸作只是养家糊口的活计，当活计活不了时，她只能背着布袋穿村走巷去讨要——我奶奶还是一位声闻十里的讨饭婆。

我奶奶讨饭时，总会带上几十只小风筝，送给那些喜放风筝的小孩子，有时还可用风筝换几个铜板。

我小时候常拿奶奶给我扎的老鹰风筝或蝴蝶风筝去放飞，我的风筝总比别人的飞得高，这里边有诀窍——我奶奶也是扎风筝的高手。

那年暑假，我初中毕业，刚参加了升学考试，闲在家中没事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想起了挂在墙上多年未放的老鹰风筝。我跟奶奶说：“我想放风筝去。”

奶奶说：“打从你读初中起，三年没有放风筝了，过明后天是你生日，奶奶给你扎一只新风筝，扎大一点的，让它飞得高高的，跟你名字一样，云雀风筝。”

我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奶奶，好呀，我要飞到天上去了。”

奶奶笑着：“过完生日都十七岁啦，还像小孩儿似的，都大姑娘了，拍手拍脚的。”

我心想，对呀，人称十七岁的花季，快举行成人礼了，还想到野地里疯癫着放风筝，好意思吗？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。

奶奶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安慰说：“放风筝不碍事，如今老头老太都放。再说，过完暑假你要进县城师范学校读书了，更没有空放风筝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奶奶，听说报考师范学校的人很多，十个人中只取三个还不到，我看还很悬的。”

奶奶说：“你爹让你考高中，将来像你哥云帆一样上大学，这有多好。你偏考师范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替你爹妈省钱。听说读师范不收学费，连书本费也不收，吃饭不要钱，国家都给包了，你说这国家多好呀。”



我点点头：“省钱是一个方面，更要紧的是我想把户口考出去。师范生可农转居，吃公家口粮。”

奶奶叹了口气：“这户口把人闹得，农业户口比起居民户口来总低人一头，哪一天改一改就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听说有些国家不是这样的。”

奶奶说：“那是外国，中国人多，不一样，不好弄。”

我俩你一言我一语，讲不出个所以然。一个黄毛丫头和一位老太太讨论一个连国家主席都感到棘手的问题，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

奶奶总是说让我宽心的话：“雀儿，别担心，你学习成绩在学校是顶级的，能取。万一不录取再重读一年，炒一年冷饭怕什么，你还年轻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讲的那语文书上的故事有个姓范的老头，考什么考到七十岁才考上的吗？”

“范进中举，范老头七十岁考中举人。举人大概属教授级，刚考上就退休。”我自嘲，“再读一年初中考师范，脸往哪儿搁？”

奶奶说：“这什么话，奶奶我从清朝到民国讨了多少年饭，当了多少年讨饭婆子，我没有丢什么脸，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，该做、只能这么做、犯法的事不做，你就痛痛快快去做，还要做好，不能做砸了。”

我想，奶奶的话讲得太有道理了。

## 二

我生日那天中午时分，阳光灿烂，微风习习，我牵着风筝线，徜徉在郎泾河畔。抬头高眺，风筝“云雀”高悬半空，缓缓移动时活脱脱一只迎着蓝天翱翔的云雀。此时此刻，我忘记了一切忧愁，仿佛回到了儿时无忧无虑的岁月。担心师范落选的忧虑被风儿卷走了，被高空的云朵带走了。

郎泾河涨潮了，河水缓缓向南流去，估摸此刻长江之水正汹涌着向下游奔腾。我凝视郎泾河，河边的老槐树卧倒在水中，那是去年被台风刮的。河水渐渐向它插在水中的树梢漫去，浑浊的水卷起浅浅的漩涡，一转身迅捷向南而去。我双手捏住线板，跨上郎泾河堤，紧赶几步，将身子紧贴在老槐树根借力歇息。不远处的柳树下，三五成群的小麻雀飞上飞下，跳跃在马兰头丛中，寻觅可口的食物。

一阵阵暖湿气流在河边浮游，油菜花正在凋谢结籽，蚕豆豆荚边缘开始变黑，田野里飘来絮絮稻谷馨香。河堤边的狗尾巴草在风吹中摇头晃脑，头顶的毛毛掉了大半，脱头脱脑，怪难看的。

沿河向南，几百米处，隐隐约有施工队在架桥。几台长臂吊车在空中划来划去，小小的人影在吊车下晃动。赶上了好年代，郎泾河上架的桥梁越来越多，河两岸交流越来越顺畅，姜家里这一带百姓到对岸的李家宅用不了一二十分钟，再不用到兴隆码头的兴隆大桥绕一个时辰的路。我真巴不得近在咫尺的天星桥今年就能建成——天星桥取名自我们天星乡。

我老牵着风筝线感到有点累，想设法将线绑在老槐树上。老槐树主干太粗，我双手兜着树干都围不拢，一不留神，风筝的拉力将线板从我



手中挣脱，“嗖”的一声，线板在水面滋溜出一条水线，“云雀”摇晃着急急坠落，向对岸田间飘去，转瞬间不见了踪影。

我一屁股坐在堤岸上，脸朝河东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我哭得呜呜的。要是被人瞧见，一个大姑娘家家，为了放飞了风筝哭成这样，太掉底子了。

我面对二百来米宽的水面，没有过河的船或桥，过不去，风筝铁定丢了，还有三百多米的锦纶线也丢了，这都是我奶奶给我钱买的，多可惜。

生日的日子，真有些不吉利。奶奶送的礼物飞走了，这绝不是好兆头，那通知书会不会泡汤……想着想着，泪水又止不住往下掉。我呆呆地坐着，纹丝不动，足足半个小时，像小学生面对答不出的考题一样无奈。

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骤然间，河面游来一个小伙子，他手中高举着我的风筝。他很快向这边河岸靠拢，站立在河边浅滩上，喘着粗气：“小姑娘，风筝是你丢的？”

我万分惊喜，赶忙奔过去，一个劲地嚷嚷着：“是我的，谢谢你！是我的风筝，谢谢你……”

我伸手拉他一把，他“噌”地大步跨上河堤，双手托着风筝送到我手中：“这边没有别人，远远看到就你一个人坐着，我琢磨准是你丢了风筝。”

我说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把风筝放丢了我好伤心哟，多亏你给我送回来，谢谢你啦。”

他说：“不用谢，为姜云雀服务小事一桩。”

我满脸惊奇：“你认得我？”

“认得，风筝上都写着呢：祝姜云雀生日快乐，奶奶贺。你奶奶是扎纸作和扎风筝的高手。”

我有点惶恐，他怎么知道得那么多。

他见我不解，便指一指风筝：“这风筝一般人扎不出来，多漂亮，真像云雀，十里八乡只有一个人能扎这么好的风筝：姜家里的姜寡妇姜

老太婆。”他见我脸露喜色，追问道：“姜老太婆是你奶奶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我亲奶奶。”

他闻听后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耸了耸肩：“抱歉，刚才我称呼你奶奶有点儿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你见谅。”

我面对他在堤上坐下：“没事，我奶奶不在乎别人咋称呼她，姜寡妇、讨饭婆、姜老太婆，咋称呼都可以。她这一辈子坎坎坷坷，见得多也经历得多，无所谓，不生气，看得开。”

他轻轻“噢”了一声，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，自嘲说：“我这个人白长了一块好身板，长了一张臭嘴，讲话不知深浅。”又说：“这会儿你奶奶可好，还做扎纸作的营生吗？现在老百姓日子过宽裕了，扎纸作的营生听说又兴起来了，你奶奶她……”

我笑着：“早就收摊歇搁了，我们家中人都反对搞迷信活动，她自己也觉着没有意思，哄死人哄活人，再不哄人了。”

他说：“算不上迷信活动，活人对死人的一种念想罢了。扎彩灯是一种文化，扎纸作也是文化，凭水平你奶奶可进名人录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真敢想，鬼文化的传人也能进名人录。”

他说：“最近有人在研究暗物质，死鬼存在在暗物质中，说不定若干年后，有人会组成一个暗物质研究团队，研究出人类和暗物质沟通的方法，到那时，死人和活人可以相互沟通，挺有意思的。”

我感到他的话很可笑，但佩服他大胆的想法。

闲谈中，我知道他是郎泾河东岸李家宅人，名叫李松林，现在在省机械学校读二年级，下学期读三年级。

李家宅和姜家里隔河相望，两个村直线距离不到二里地，行政区划属两个不同的乡，交往较少，都是交通不便的缘故。

李松林将我丢失的风筝送回，还是游水过来的，我心中充满感激。小伙子真是个好心人，不由得让我多瞧了他几眼：

李松林个子中等偏高，估摸一米七五高度，头发乌黑，额头宽宽，浓浓的眉毛下一对闪亮的黑眼珠子挺有神。他肩膀宽厚，胸肌发达，一颗颗水珠在黝黑的富有弹性的肌肤上向下滚动……他只穿一条短衬裤，



湿漉漉的紧贴着身体，我收住目光，臊得脸孔发烫。我第一次和一位陌生的大小伙子近距离闲聊，而且是供写生的模特那样，我一时低下了头，不再言语。

李松林似乎感到了我的不自在，赶忙扯了一个话题：“你这次考了什么学校？能告诉我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：“县师。”

他说：“县师可难考啦，你估摸行吗？”

我笑笑说：“有点悬，今天生日脱了风筝，不太妙；你把风筝送回来，有贵人相助，有戏。”

李松林张大嘴乐：“有戏，有戏，我是你的贵人，太有意思啦。”他笑得很欢，有些夸张，“下学期一开学，我往县师给你写信，怎么样？你能回信给我吗？”

我说：“要是不回信，说明我没有被录取。”

李松林从老槐树上蹦下来，大手一扬：“有戏啦，我帮你把风筝放起来。”

风筝再次飞上了天，我牵着风筝线，心儿乐开了花。

李松林一个箭步冲向郎泾河，三丈开外，在水中打了个滚，仰天躺在水面上声嘶力竭地吼叫：“姜云雀，其实我早就认识你，今年春节你不是到我们乡政府礼堂演过节目吗？你们是你们学校的台柱子，你能歌善舞，我李松林早就看上你啦，你一定要回我信哟，我喜欢你、喜欢你……”他呼叫着，翻了个身，手脚并用，劈波斩浪，滋滋向对岸游去。

我被他突然的举动弄蒙了，回过神来，跳着双脚，喉咙有点嘶哑：“李松林，你这疯子，你是疯子……”

水面传来隐隐的呼喊声：“云雀，我疯啦，我疯啦……”

我紧紧捏住线板，低声自语：“这小子，够疯的。”

渐渐地，李松林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目送他爬上对面河堤，他向我招手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影影绰绰中一个人形。

我牵着风筝，向姜家里村头一路奔去，我哥扶着奶奶向我迎来。

### 三

我在家等录取通知书，等来等去音信全无，心中十二分焦急。

我哥姜云帆和我一样，也在等录取通知，他高中毕业，报考的是省农学院。那天他有几位同学到县高中去聚会，我央他把一起带去县城，我心急难耐，想去县师看看，瞧瞧县师到底是个啥模样，再打听一下发录取通知书的确切日子。

我哥带着我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县师范学校：银灰色的大铁门敞开着，供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出入绰绰有余。大铁门左旁是小铁门，专供人员出入。再左边是前后两开间的门房，前开间供门卫白天值班使用，后开间供值班人员晚上睡觉。大铁门右边是偌大的墙柱，墙柱上挂着县师校牌，白底黑字的油漆校牌足有我一个半人的高度，估计我一个人扛它不动。朝校园走去，宽阔的道路边两排整齐的香樟树，再往里，一片不大的草坪，草坪边缘长着各色花卉，中间一棵大松树兀立，伸向蓝天。远处，纵横交错的几排三层和四层楼房，窗玻璃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耀眼的亮光，刺得眼发花，估摸这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学生上课的教室，或是一些辅助用房。再远处是球场，一个不挂网的足球球门铁框子孤零零地站着，几台篮球架矗立在灰乎乎的水泥地上。球场尽头，两排三层楼的学生宿舍，紧挨着的是占地面积不小的平房，估摸是厨房和食堂。

见到庐山真面目，我心里感到很满足。我默念着：要是真能进县师读书该多好。

我拉着我哥的手回头走出校门时，门卫师傅跟我们打招呼：“你们是考县师的学生吗？这几天来学校踩点的学生不少呀，大家都盼着进县



师哩，当老师好呀。”

我们打听了一下发通知书的时间，门卫师傅说具体时间说不清，快了，就这两天吧。

我也很牵挂我哥上农学院的事，和我相比，我哥的事更显重要，我爹妈和奶奶把我哥的事向来很当回事，他是我们姜家的希望，我也这样认为。我爹叫姜根宝，他是我奶奶的宝，我哥是全家人的宝，根子上的宝贝，根本上的宝贝。我哥大名姜云帆，云中的飞帆，可是了不起呀，日后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。我云雀哩，飞得高高的，钻进云层里，一头扎下来钻进田垄沟里去了，就这德性，这就是“云雀”。

## 四

儿时的夏天，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假日里，我跟随我哥到郎泾河边，看男孩们在水里扑腾，看男孩们上树掏鸟窝，用面筋箍在竹竿尖尖上粘知了，用橡皮弹弓弹麻雀和白头翁……东奔西跑不觉累，不觉得炎热。

这天，我坐在门口柿子树下的小板凳上，呆呆向郎泾河方向眺望。我妈说今天我哥可能回家，他到学校等消息已经第三天了，该回来了，他走时说，过三天再没有消息就没有戏了。这两天，我看得出来，我妈脸上愁云密布，我也为我哥担着心，说心里话，我宁愿自己不录取，也不能让我哥落选。我知道，我爹在外上班也不安心，为了我们兄妹俩奔个好前程，爹妈牵肠挂肚的样子真让我俩心疼。

我妈常在我俩面前叨叨：你俩今日有书读，全是你们爹当泥瓦匠一块块砖头叩头叩来的，你们爹这一辈子叩多少头才能了呀，你们要懂事呀，把书读好了，老话说不识人不好过，现在不识字也不好过。难不成你们爹叩了千万次头还换不来你们“懂事”两个字？俗话说：儿女懂事，父母没事，就这个理！每当这时，我鼻子酸酸的，眼眶湿湿的，我哥乖乖地站在我身后，垂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我心想，妈说的都对，别人家的小女孩，不大点儿已在地里扒泥块，就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堂，如再不好好读书太对不起我爹妈了。我下狠劲用功读书，总算有了点小小的希望，但我更希望哥哥的希望不要落空。

妈给我送来满满一簸箕蚕豆让我剥，我一边剥，一边盯着郎泾河，盼着哥哥带回好消息。其实时间还早，要是哥能回来，也起码得到中



午。我妈忙这忙那，屋里屋外来回走，她从小得小儿麻痹症，腿脚不利索，还一个劲地忙里忙外，够让我心焦的。半个多时辰过去了，我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，我估摸她在为我哥进农学院的事揪着心。

中午时分，郎泾河方向影影绰绰有人朝姜家里走来，瞧来人走路的姿势很像我哥，慢慢地我终于认准了：是姜云帆。他步子迈得大大的，有点外八字的那种样子。我大声嚷嚷：“妈，哥回来啦！”

我妈忙不迭地从屋里赶出来：“一惊一乍的，你哥人呢？”

我手指远方：“那不是我哥吗？那不是我哥吗？……”我妈眼神不济，有点老花，嚷嚷着看不清楚。我说：“准定是，你瞧他走路样子，一摇一晃的，还走得挺快，有戏！”

我妈说：“你咋知有戏？”

我说：“他走路速度快，有劲儿，说明有戏；走路踉踉的，老头似的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那就没有戏了。”

我妈笑着：“雀儿说得有点道理。”

我哥离我们越来越近，他在向我们招手，渐渐地，他满脸笑容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嚷嚷着：“妈，你瞧哥笑得多欢，有门！”

我哥走近时，手中扬着一张纸：“妈、雀儿，录取啦，录取啦……”

我高兴得跳脚，冲过去抢走了哥手中的通知书，看了又看，高兴极了。

我妈愁容顿消，脸上写满了欢乐的神色。她取过通知书，颠来倒去地看，喜得合不拢嘴：“雀儿，快收拾一下，开饭！云帆该肚子饿了……”乐得我妈真是不行。

我哥说：“别忙乎，我这儿还有好消息呢，刘天霞被县卫校大专班录取了，他们这个班是今年刚办的，专门为各乡卫生院培养医生的。”

刘天霞是谁？刘天霞是我干爹刘念祖的女儿。刘念祖是我爹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哥们。起因是天霞姐她奶奶和我奶奶两人是讨饭朋友，都是可怜女人，年轻守寡，各自带着一个儿子熬日子的人。我们两家人打从奶奶辈起就如一家人一样，我叫天霞姐她爹干爹，天霞姐叫我爹干爹，

她和我哥同班读书，两人感情很深，现在是两家人默认的相好，我们两家从干亲快变成真亲了。

听说天霞姐录取在卫校大专班，我特高兴。高考前，我爹就和我哥商量：农民的儿子还是学农业好，学成了回农村为老百姓办点事。我哥也有这心愿，就决定报考省农学院。天霞报考什么学校呢？一时颇费思量，我爹的意思是两人都学农没有必要，让天霞在离我哥近点的地方工作，相互好有个照顾。想来想去就觉得报县卫校大专班合适，毕业后回老家卫生院当医生，可以和我哥在一个地区工作。现在，我爹的愿望实现了，我们两家人都会很高兴。

我妈听说天霞也录取了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：“敢情好呀，天霞以后到卫生院当医生，天天可回家住，敢情好……”

我哥说：“天霞的通知书我也取回来了，下午我给她送过去。”

我哥取出通知书，大家又仔仔细细看了几遍。

我们匆匆吃过午饭便出发去刘家宅。我哥告诉我和妈，婉儿奶奶近日病情恶化，天霞姐整天在乡卫生院里陪伴奶奶，听说昨日已经出院，准备在家料理后事了。

婉儿奶奶年轻时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人，她跟我奶奶同岁，体弱多病，这些年患老年痴呆症，前些日子我随我爹去看望过她，她坐在轮椅上，讲话颠三倒四，谁人都不认识了，一日三餐全喝稀的，靠人喂，拉屎撒尿全在身上，挺作孽的。好在儿子和儿媳都很孝顺，精心护理，才拖了好长时间，要不早就见阎王了。

婉儿奶奶近三天不吃不拉，水也灌不进去，只剩一口气。医生说老太太寿限到了，趁有口气，早点抬回家去，这就在昨日出院了。按这里风俗，病人临死前赶紧离开医院回老家去，断气后灵魂留在家中，可以和祖上的人在一起，相互照应，免得死在外头变成孤魂野鬼。

刘天霞被卫校大专班录取的消息使全家有些兴奋，多多少少给家中沉闷的空气带来一些缓和。天霞含着热泪，手捧录取通知书，挨着奶奶耳根，低声叨咕：“奶奶，天霞我考上县卫校，考上卫校啦，奶奶你听